

閩侯林紓著

畏廬漫錄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爲官。自謂無益於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爲生。然不喜論政。故著意爲小說。計小說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輩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爲文昌子。文筆奇古。乃過其父。淺學者幾不能句讀其書。斯誠小說之翹楚矣。宋人如江鄰幾。爲歐公所賞識者。其書乃似古而非古。膠沓繚覆。不審何以有名於時。宛陵梅叟。詩筆爲余服膺。而碧雲騷一書。至毀詆名輩。大不類聖俞之爲人。吾恆與鄰幾雜誌。疑爲僞作。蓋小說一道。雖別於史傳。然間有紀實之作。轉可備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書多有取者。余伏匿窮巷。卽有聞見。或且出諸傳訛。然皆筆而藏之。能否中於史官。則不敢知。然暢所欲言。亦足爲敝帚之饗。書成。吾友臧礪秋先生趣余爲序。乃草此數語歸之。至於流傳與否。不惟不之計。且欲急急拉雜摧燒之也。民國二年十月畏廬識。

畏廬漫錄目次

黃建人	一
偽觀音	三
永清張家姑嫂	五
釧聲	八
纖瓊	一〇
文震	一四
逆子	一七
江天格	二一
柯紅豆	二三
薛存姑	二七

阿脂	三〇
玉蟾蜍	三三
程拳師	三五
破產知縣	三八
符錄	四一
竹影庵	四四
宣城生	四七
糊塗案	四九
劉王官	五一
莊豫	五四

吳生……………五八

醉徐……………六二

吳珊……………六六

董紫薇……………六九

無意得金……………七四

煤黑子……………七六

韓孝子……………七八

銀紅……………八一

盈盈……………八五

情夢……………九〇

葛秋娥……………九三

何顰娘……………九八

裘稚蘭……………一〇三

柳亭亭……………一〇八

秋悟生……………一一四

鄭問……………一一八

桂珉……………一二五

孫平叔先生……………一三二

趙倚樓……………一三四

春雯……………一三七

柳枝……………一四四

薛五小姐……………一五一

娥綠……………一五五

春纖……………一六〇

玉格	一六六
雛玉	一七三
洪嬌篋	一七七
李嫩紅	一八三
馨雲	一八九
黃漪蘋	一九六
馮生	二〇一
呂紫娥	二〇六
胡燕玉	二一一
柏梵娘	二一六
計東甫	二二三
藕倩	二二八
舒南雲	二三三

林鴈雲	二三九
謝蘭言	二四五
寶綠波	二五一
蘭雲	二五八
歐陽浩	二六三
朱廓	二六七
洪清華	二七一
謝翠翠	二七五
蘇二蕃	二八〇
幕客殺姦	二八三
奇幻誅姦	二八五
王沁庵	二八八
穆東山	二九三

鬼 唱……………二九八

呂豐呂遜……………三〇〇

梁氏女……………三〇三

王孝子……………三〇六

呂子成……………三〇九

徐小鄰……………三一二

綠 筠……………三一五

蘭 言……………三二〇

吳孝女……………三二三

洪石英……………三二六

渚 蓮……………三三一

陸子鴻……………三二六

唐 豹……………三四一

彭 壽……………三四六

翁 桐……………三五二

章 雲……………三五七

榴 窩……………三六二

水先生……………三六七

楊 岳……………三七二

水雲秋……………三七八

天 天……………三八二

魯菊花……………三八六

伍 氏……………三八九

淮城二烈……………三九二

吳卓士……………三九五

畏廬漫錄

閩縣林 紓著

黃建人

余夙與同里黃癡相友善。癡。胖夫也。飲食兼數人。兄某太史。能文章。落筆有光氣。每會文。輒傾其曹。家有林亭池榭。至幽邃。每荷花開時。紅白竟池。余時蕩小艘其中。或居竹中讀書竟日。主客至不相知。食時始聚。子女五六人。長者十餘齡。乃不知其皆革命巨子也。癡三子二女。長者。馴善。顧有內疾。西醫言其瘡在腸。不剖且死。剖之或可得生。而癡終以顧惜不之許。已而果死。其仲與叔遂挾其妹留學於東瀛。妹曰建人。合人與建爲健。自謂健過男子耳。建人美秀而通文。顧見前清中衰陋會。外侮凌踐。而親貴方廣納賕賂。復嚴種族之辨。兵要財源。皆操貴近之手。天下洶洶。而政府耳若聵。面目若瞑也。則喟然曰。建人今日殆與滿清不兩立矣。癡乃不審其女所抱。則爲嫁之僉家。僉亦衣冠胄裔。顧冒利而多疑。聞建人灑脫有大志。目以爲蕩。定情

之夕。竟以語箴之。建人怒曰。若意不我貞也。請從此絕。遂歸外家。久不與儉相見。親族或有諫者。輒拒。卽癡亦不能屈也。或獨身挈皮篋。往來漢上。其兩弟亦勇鷙有膽幹。時張氏督粵。衆謀於粵中起事。建人納炸彈手槍於空櫳中。白衣而軒。痛哭扶櫳。自舟登陸。館於城中。設幕而受弔。號喪夫也。槍彈遂續續入城。建人弟洞。尤驍捷善鬪。當衆入節署縱彈時。城兵已四合。衆寡勢殊。而主將某前遯。洞果雜衆中行者。亦免。洞抱纛不去。彈貫其胸。擬仆。而建人亦於亂軍中擲二彈。炸數人。竟以智計自脫。癡方居漢上。聞洞死。意女子皆燼矣。已而建人及其仲弟至。始聞叔之喪。已而又聞叔之殘骨瘞黃花崗矣。儉家偉女所爲。復以人來請。建人笑曰。余出入萬死中。合壯士謀建大業。知與死親耳。儉固不我貞者。何爲念及棄婦。顧雖與儉絕。然曾掛名其家。余終不更嫁。以敗余貞。儉家若更娶者。聽儉所爲。不惟弗恚。且出之誠款。告儉勿余廬也。時武昌事起。或云建人亦奔走其間。事平。仲亦一至京師。得武階。顧不直新政府所爲。抑抑南歸。而建人者。今乃不知所嚮矣。

畏廬曰。若建人者。可云雌中之英矣。顧當時謀革命。出入萬死而不蹶者。今皆雌伏不出。其出而開會號召徒侶者。皆雌而非英者也。夫真謀革命者。寧有所圖。功成而猶計利祿。往往敗不旋踵。則宜乎開會而號召徒侶者。其中終不見有建人也。

僞觀音

閩之鎮海樓。居三山之中。高峙雲半。白城外藤山內盼。二塔分列而角立。其鎮山距極北。樓勢歸然。隱隱辨闌干也。靈狐恆窟其中。然未嘗崇人。薄暮行人或微見粉白黛綠者。聯袂行。或有時見月中女郎。白衣吟賞。顧皆戢足莫敢前犯。有李生者。狂人也。年三十而不得偶。謀偶狐女。乘月明登山。樓扉扃。而敞其下作廣廳。鑿壁爲龕。塑三麗人。其一劍佩。作武裝。容皆絕世。李生再拜其下。曰。東越李諾。爲世之奇男子。願牢落如羅江東。有才而不見賞於世之美人。故三十猶鰥。今不偶人而將偶仙人。仙人具絕代麗姿。乃屏居此樓。荒寂無人。雖有玉顏秀韻。寧不淪於幽闇。今果憐諾鰥者。乞垂盼。得近仙姿。死匪所懟。祝已膜拜不已。因席地而臥。夜半聞老嫗作忤聲曰。

書癡乃敢無禮。宜以衆來。昇斥冀壤。生僞寐不答。卽聞有女郎言曰。四姑勿爾。是人慾燄上騰。始幻爲非想。而求偶於吾輩。蒲留仙以老諸生。造言生事。謬爲聊齋誌異。用以駭世。書癡殆謂我輩仙人。乃蘊凡想。求或可得也。四姑第登樓。見自發遣是人。卽近李旁。以纖履蹴李背。使起。香氣泛射。李神魂均蕩。立起膜拜。女曰。謬哉諾也。爾幻想所結。積而成夢。我今語爾。爾安知不在夢中而見我。汝謂此時之身。夢耶。真耶。世安有身爲仙人。而偶凡賤。又安有自知爲凡賤。而求偶於仙人。爾設想時。已入夢矣。今爾必不自承爲夢。而以爲真。且城中數十萬戶。方皆入黑甜中。不知所夢何若。又安所遇者。不如爾之見我。特不如爾自闢奇夢之境。不求夢於牀榻。而選夢於荒樓。滋可嗤也。實相告。我乃非仙。特爲爾夢中之幻形。爾明日走告城中。將爲蒲留仙語以誑人耶。佛言意生身者。汝味此言。當自悟矣。李不能答。恍然復寐。似聞纖履之聲。徐徐登樓而去。然仙之風度容色。已深陷腦中。遲明嗒然歸。入夜更宿樓下。遂無所見。越數月。登津門樓。樓有觀音塑象。視之夢中人也。李生乘醉戟指向象語曰。今

白日昭昭。仍謂夢乎。仙示我色身。乃偏言爲幻。幻宜卽滅。何由留形於我目中。且目中之形。證之塑象。印契如一。不幻可知。仙於余獨對時。則峻拒之。今顯其色身。俾衆瞻禮。而一無靳惜。何不憐狂生。而坐聽俗眼之褻視也。語時觀音之象。立委於座間。李生亦大驚而遁。

永清張家姑嫂

節婦劉氏。永清人。年十六。歸張科。未三年。科以瘵死。而劉氏已娠。張爲永清便家。饒於財。科有二兄。咸狙儉不審大義。私計節婦在。果生子者。將蝕已產。而科母尤獍悖如牝虎。處劉無人理。用二子言。則與其夫謀逐婦。而劉氏父母。亦儉荒。利逐婦得歸。將更嫁以得錢。抑勒百端。而節婦屹不爲動。已而舉子。名曰雲惠。節婦乃泣而舅姑再拜言曰。向新婦所以忍死者。知有此一塊肉。不爲存之。適所以負亡者之恩。今幸不絕亡者之胤。新婦但以死守。請誓之舅姑之前。並以誓諸父母。新婦決不更嫁也。而舅姑父母咸不悅節婦所爲。外家之往還既絕。而舅姑之凌詆詆折無虛日矣。方

冬隆寒。北風動天。節婦嚴扃。襁孤兒於懷。篝燈而織。姑力拳其扉。既入。大詈。以爲耗其膏火。促婢汲水。注其牀席。且撲其燈。笑曰。汝言飲冰茹蘖。今夕之爲。正以驗爾冰操。汝且忍寒守貞可耳。時節婦所居在後園陋屋中。旣與二昆殊其溫煖。水漬牀寢。流積屋中。不可溝導。俄頃成冰。科有女弟。年十六。賢節婦所爲。平日隱左右之。聞婢言趣奔而至。時節婦衣上凝冰。旋折時。鏘然而鳴。作鐵甲聲。兒凍極口噤。至不能吮乳。女爲綳置懷中。取煖。又啓襟以胸溫兒頭頰。兒得蘇。姑嫂互相呵氣。躑躅終夜。遲明媼不見女。沿路呼詈。款關見其女與節婦履爲冰膠。二足盡僵。猝不能拔。然心憐女之仁。而惡劉之矯。仍中中詈不已。女曰。阿娘縱不念嫂。當念孤兒。爲科遺胤。嫂固非娘所誕。而雲惠則張氏孫也。媼慚悲。挈女令去。計劉不遣。終爲兩兒之累。遂蓄毒將於飲食中死之。女聞遇食輒先嘗。媼不得逞。仍將於中夜以水漬其寢。而女先撲被。與嫂同臥起。而二昆復潛謀賄牙人。售諸里中惡少年。令以夜來奪節婦以去。女知之。奔告節婦。節婦曰。無傷也。翁姑旣不念此兒。兒幼冲。生死尙未可卜。卽從其死。

父於泉壤。亦佳事。若未亡人者。甘死如飴。惡少固多力。然猝起不意。以刃刺其腹。亦必死。未亡人殺仇以殉夫。爲事樂也。女曰。不然。嫂不嫁。二兄謀終未死。旣以身守。乃半道而殞。於事非益。且二兄之欲甘心於嫂者。爲遺產耳。嫂能對吾父母出矢言。推產以讓二兄。不惟節完而胤存。與其危身而速禍也。節婦大悅。深嗟女謀之善。卽出面舅姑曰。新婦之不嫁。意在兒。不在產。產屬二兄。新婦願不與其利。舅姑及兄。若不新婦之信。請爲誓書。召親賓爲證。但乞得一茅屋。俾旦夕作苦其間。新婦自有十指。足以哺兒。無須產也。家人釋然。果爲書。俾節婦簽之。婦旣安居。不聞姑惡之聲。日夜織所得大足自贍。二兄旣受產。而父母相繼歿。田復歉。永定河大決。伯仲廬舍咸漂沒。節婦陋室。據高原。得不湮。而伯仲無子。以疾疫相繼歿。婦媿亦繼逝。田被水久。遂成腴沃。舊日親賓皆曰。此天所以殄張氏二昆。而右劉也。所有產。宜歸劉節婦。雲惠旣長。有文名。三子皆入庠。節婦年七十八卒。女亦嫁士流。得偕老。

畏廬曰。天下陰謀之果可奪天。則小人儘得志。君子無噉飯地矣。余口不言陰隲。身

未入宗教。但閱世多。惠迪之吉。從逆之凶。其應如響。乃不知冥冥中。誰司之者。觀小人之一無忌憚。外無恤人言。內不循天理。逆施倒行。萬目睍睍。無如之何。而小人者。心滿意得。不惟恃有重援。且自謂人定可以勝天。忽有匪夷所思之禍。其震也如霆。雷。其來也如洪水。又往往乘小人之不備而覆之。巧乃不翅。嗚呼。宜張氏二儉。能百計以陷節婦。乃不能一夕以防永定河也。

釧聲

余戚陳生。亭亭美少年也。讀書山樓。樓外多權屋。厝棺無數。山曰玉尺。方里許。夷而不高。古榕蔽天。夏中陰沈如涼秋。一日薄暮。見十餘人啓一厝棺之室。昇櫬行。行後有女郎衣粉霞之衣。冉冉隨櫬。然彼人來時。未之見也。心疑其鬼。髣髴甚美。心頗爲動。而女郎似已覺。迴眸盼樓上。則天人也。彼此注視。可一炊許。奄然遂沒。乃益信其爲鬼。入夜擁被冥想。卽聞有釧聲。微微振於門外。啓戶乃無見。於是數夕。生意必權厝中女郎也。胡再弗入。明日。友人徐李二生至。檢案上有金陀萃編。及文山指南錄。

各一部。二生分假而去。是夜月明靜臥。見窗外有髮影。啓扉則女郎已進門外。移燈款坐。年可十七八。長眉媚目。髮黑如漆。腕上金釧二。一動輒琅琅作聲。生固知其鬼。然悅其秀媚。亦不之畏。女自言爲婁氏懷湘。微病。誤於庸醫以死。父爲旌德人。官鹺尹。已解任。鄉遠移柩殯於近村。前日至而舁棺者。爲懷兄雪苑。兄戀兄隨行。見君憑闌懷想。似屬意於兒。故蒙恥來赴幽會。生曰。僕前數夕已聞釧聲。胡以離合不卽相見。女曰。君案上似有異書。時時有神光作電瞥。是何書也。生辯其無。與女同檢案頭。多天崇隆萬時文。無他異書。女都言非是。生始恍然於徐李之假書。則曰有之一。爲武穆孫之籲天辨誣錄。一爲文山獄中之指南錄。今其書已爲人攜去。意所謂神光內發者。卽是書乎。女曰。武穆文山。正氣凜然。是安可近。後此勿再取歸。則兒可以長侍君子矣。遂留不去。積三月。而生病。家人迎歸。生固已娶妻王氏。孝女也。曾割臂以療其母。見生羸困如療。心疑其有外遇。於是扶持抑搔。匪所不至。疾少起色。而鬼亦弗至。一日王氏歸省其母。白晝中鬼見於屋中。與生敍闊別。生趣問胡久不見。女曰。

夫人孝行。爲天人所矚。鬼纖弱之遊魂。不足以當正氣。屢至門次。避夫人不敢進。自媿貞淫路別。人鬼途分。今乘夫人歸寧。特來一決。後此不復把握矣。語已出門而沒。生自是日見其健。視其夫人。敬禮有加焉。

畏廬曰。邪不勝正。常語耳。時亦可憑。向者吾鄉某公。藏文山真跡。一臨鬼病之家。屢得奇驗。曹石倉非欺人者。曾跋言實有其事。然則陳生案上之書。固宜其能發光氣也。陳以忠魂當情鬼。而其家復有孝行之妻。爲之後勁。陳生之拔起於沈瘵之中。幸哉。

纖瓊

趙生東覺者。吳縣人。少年美風姿。顧影自憐。弱冠熟十三經。能爲韻語。父官布政。前卒。母徐氏。勤而能家。產固非豐。然歲有所羨。生雖美秀。然秉母訓。趾步必謹。母欲得賢女爲匹。故生年二十。尙未議婚。而媒介踵及其門。母皆卻之。生有姑嫁合肥施氏。亦巨家。施姑雖以書寓母。顧相隔遠。生與姑乃未一面。以姑早嫁。而生穉也。一日。忽

得合肥書。言姑病。念外家篤。思欲見生。母以秋節且近。擬逾節後遣生赴合肥省姑氏。而生忽夢至一處。林木幽蒨。似故家園亭。石徑繞池。左右石筍高丈許。夾以斑竹扶闌。宛宛南趣。高柳十餘株。搖曳作秋意。南嚮有屋五楹。湘簾跪地。簾外朱欄作卍字形。菊花萬疊。黃白紫綠。一一皆蓓蕾欲吐。右轉入月門。則迴廊曲折。似入綉圖。髣髴如有所見。豔絕。生徘徊不敢進。北趣別有廣廳。槐陰四匝。粉壁新塗。中有仙龕。香篆結團未散。筆墨在几。生卽於粉壁題小令蝶戀花云。似水簾紋天樣遠。絳頰青腰。怎許蕭郎看。一穗銀燈誰是伴。枕函秋墜新來雁。淺笑輕顰誰見慣。裙帶宵來。卻作同心綰。仔細思量剛一半。侍兒已在菱花畔。題已。忽聞龕中有微笑聲。陡然驚醒。心思此夢甚奇。乃未敢告母。秋節既過。母爲假裝遣赴合肥。始告之曰。若姑婦後。但遺一女。名纖瓊。妾誕一兒。不安於室。已遣卻。瓊十七歲。兒十歲耳。若姑脫不諱。親族寥寥。汝已二十。能否經紀姑喪。果取其姊弟回來則更善。遺宅令老蒼頭守之。用以賃人。育此幼弟。唯田產之數。吾未之詳。能盡鬻之亦善。願茲事非爾長也。余意則願若